



先秦 — 清末民初

# 中國野史集成

續編

錢謙題



中國野史集成 · 續編編委會  
四川大學圖書館編

巴蜀書社

中國野史集成·續編編委會  
四川大學圖書館 編

·先秦——清末民初·

# 中國野史集成續編

14

巴蜀書社·中國·成都

目 錄 (第十四冊)

名山藏

卷六五(一〇九(止) ..... 一

二申野錄 ..... 六六五

皇明小史摘抄 ..... 七八五

# 名山藏

卷六五 一〇九 止

名山藏卷之六十五

晉江何喬遠 撰

臣林記 成化國一

彭時 劉定之 劉珥

彭時字純道安福人自少端重寡言奮勵讀書領鄉薦入國學祭酒李時勉以公輔期之正統十三年會試第二廷對賜進士第一郕王監國被命與商輅同入內閣雖屬晚進宿素推重以繼母喪乞守制不許尋陞翰林侍讀明年乞終制許之服除遷左春坊大學士兼侍讀寰宇通志成遷太常寺少卿兼侍讀如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一

故英宗復辟名相前問出身若其年齒是時年四十一有二矣上曰正是方剛命賜酒飯尋召入內閣以前職兼翰林學士上命選庶吉士若用南入必如時者乃可也李賢論事上前出以所言上者言時時為賢謀賢服時直諒焉上皇太后尊號時謂賢宜及此推恩賢謂詔赦也上復辟方赦一年再赦不已濫乎時曰優老為恩非謂赦也如朝官父母年七十者予勅百姓年八十者予冠帶此明上老吾老以及人矣賢稱善聞上悅門達陰札賢於上上行罷貴出語時時愕然為力辯上用賢如故上嘗使

太監牛玉視時病入言其居陋上欲爲新會崩方上不豫牛玉將遺命至閣中諸閣老駭怖而已時雨泣也玉復命上亦爲隕淚憲宗卽位進吏部右侍郎兼職如舊憲宗議上兩宮徽號憲宗生母周太后不欲錢太后金稱太后中官宣后旨辭色甚厲同議皆喑獨李賢開端時力繼之竟加上錢皇后尊號別於太后居數日太監覃包至閣曰同尊三母是上本心誦太后難顯言非二先生幾譏成化元年加兵部尚書其明年乞歸遣中使護送手勅促還明年至京上慰勞之以總裁英廟實錄成進太子太保兼文淵閣大學士尚書如故李賢卒時獨任閣事錢太后崩議嘗陵首言當合葬裕陵主祔廟止猶豫不從羣臣伏請時從中主之卒從時言其秋彗星見上言專寵者年既已適宜子者恩或未逮當正官闈之分以衍麟螽之慶其言指切萬貴妃平涼土達滿四及叅將劉清禦之敗績兵部請命陝西寧夏延綏合殺已聲勢益急復請調官軍往朝命方以都督劉玉總兵副都御史項忠提督軍務而敗報復至輿情震駭賊聞玉忠出退保石城山玉忠至下令圍石城毋戰副將毛忠達之攻復敗士大夫益相危懼兵部尚書程信奏再

名山藏 卷之二 臣林記 三

遣撫寧侯永總京軍及調兵四萬往命已下時見本兵張皇難遽止第請令永整軍待其冬忠報至圍賊矣再乞勅永星馳赴援下兵部會議信曰京軍馳援當如忠請時曰仍不須行夫令賊出劫如曩時兵宜往耳今入自保此擒道也信意不平尚書白圭侍郎李震相顧不言時力持之信張皇益甚衆疑羣和謂此安史復出也不者且失關中有私於時京軍不發公誠何見時曰觀項疏曲折知賊可平矣其急請援知朝命遣將不敢專也其冬滿四果平改吏部尚書五年冬無雪上言臘盡不雪非惟宿麥難潤誠恐春氣相乘變爲癘疫臣考傳記凡言災旱者必曰下民怨咨感動上天今或有之臣見京師居民不下數十百萬初無恒產營牟小利但取度日比者官府買辦過多門稅抽分太重生業不遂困苦日深伏望聖明崇節儉之規嚴措剋之禁上是之復言景皇帝女年已及笄當求庶士遂得下嫁七年冬彗再見言七事請減去內府修齋慎重傳旨毋令近習假借日御殿召見文武大臣議政節賞慎刑通納諫諍飭勵官守撫卹軍民而歸之上德上然之時彗久不退廷臣皆言君臣隔絕請而召內閣豫議機政時與高輅萬安

名山藏 卷之二 成化臣林記 三

亦自請而諸中官恐時言其不便即往誑曰上見公  
矣顧初奉泰交猶未通浹宣聲厥藹尚俟再見及朝  
見戒約如初時有御史承中官風旨建言裁減文武  
官包俸者武官恟恟至欲刺殺御史時至上前首言  
天變可畏上曰已知卿等宜委心國政繼言減皂俸  
事上曰傳旨與戶兵二部處之上一時聲言顏色不  
盡群下之情萬安遽呼萬歲輅時遂叩頭出初中官  
戒時至再及出中其所誑遂曰平生恨不見上得見  
上但呼萬歲外人稱萬歲閣老云時自是不復召見  
第以封事聞而已八年因方內有水旱之災條陳時

名山藏 卷之一 成化 臣林記 四

政言皇莊之名自古無之景泰存藩邸之舊皇上因  
東宮之餘莊名曰皇其號已非事有其絲實為不爽  
近聞故太監劉永誠所獻亦欲立為皇莊居者懼於  
騷擾不已耕者懼於徵科過舊而街談巷議咸謂普  
天之下莫非王土何獨以此莊名之為皇乞令戶部  
籍與居民仍舊耕種又言畿內湖濼數多皆為勢家  
所有其間所產魚蝦螺蚌菱藕蘆葦之類乞令弛以  
予貧民及言民間養馬邊城糧草等事上悉施行第  
皇莊不動時屢以封事上聞或報或不報要不盡行  
乞歸不許時為人端謹嚴密燕聞無惰行步端拱飲

食不聞七箸聲終歲不一二宴客即宴客未嘗具音  
樂片楮寸墨不輕擲棄立朝三十年非疾未嘗不在  
公公退不語子弟以朝事接人和悅至其論辯確然  
有執雖不立赫赫名而人望歸之成化十一年卒于  
位贈太師諡文憲遣官祭葬給驛歸喪官一子尚寶  
司丞時有族弟華成化中亦入內閣

劉定之字主靜永新人宋初有德言者仕至江西發  
運使南昌郡男子孫多顯者父髦博學篤行薦魁鄉  
閭多疾不仕耕稼石潭之上學者稱石潭先生定之  
自幼警敏善誦髦日授之書不令為文一日見其所  
名山藏 卷之二 臣林記 五

為祝竈文及詠桃漿諸作大驚異之於是盡呈髦所  
為文髦謂其妻曰此子有八面之才一第不足多也  
正統元年會試第一廷試第三授翰林編修四年夏  
京城大雨水詔求直言定之上言臣遭逢泰竊欲出  
意見勉助聖明疑懼旬日恐無可採臣惟兩水陰之  
感也臣間扶陽抑陰在進賢退不肖伏惟皇上日月  
之明臣下人品罔不周知然公卿侍從有政事言責  
之寄者尤宜時常召見俾承清問因以觀察其才能  
心術又陽為中國陰為外夷盛夏陽剛之月而陰雨  
不止猶中國文明之時而夷狄未服竊見去年西戎

犯順今年雲南作寇誠宜督邊將修兵備至於降附  
胡人處之京畿從來久遠多至千萬豺狼之性潛為  
盜竊不及今潛散其類移近南方則生聚愈多他日  
之慮也今京官多不願為府州縣者而府州縣官亦  
自謂不得入為京官坐此不自愛惜竊見唐宋以來  
士夫多銜京秩任外事牧守互兼出入游更以備公  
卿通練有效矣臣願聖明略倣此制臣又見今令大  
臣及五品以上薦舉官員誠為慎選然舉人者其心  
難公舉於人者其情難盡竊考唐制常參官上任三  
月內保舉一人自代吏部記其姓名舉主多者必合

名山藏

卷之六

臣林記

六

對

公論舉主賢者必為善類遇有員缺選擇任用臣願  
聖明亦畧倣此制至於守令牧養為先今有專尚酷  
毒而以辦集得名因此迂濶仁恕肆為貪婪而以交  
托得顯因此鄙賤廉特宜令風憲銓司詳加密考又  
古者人臣有喪君三年不呼其門所以勵廉耻勸忠  
孝也後世或以金革大事或以輔弼大臣姑使起服  
蓋需求之亟今海內安瀾材能不乏文臣遭喪不使  
終制殊非教本臣又見近年以來民有出粟賑濟者  
表為義官斯亦饑年荒政顧非明時常法行之不已  
若見朝廷吝惜官廩德不究於無告惠使出於有力

兼其開亦有誠非好義意在希思假上人之寵光增  
私家之聲勢宜准官員誥勅事例犯不至等者姓名  
追奪臣所陳淺見薄識不知避諱伏望寬斧鉞之誅  
使天下才智之士繼續而言臣之願也留中不  
已之變定之為付諸上言臣觀自古夷狄之禍未有  
盛今日者古如管懷慙之陷匈奴宋徽欽之陷女直  
皆因邊塞外破藩鎮內潰救援不集播遷無所未有  
若今日全盛天下數十萬眾奉上皇漢外委以與虜  
者也至於晉宋既遭蒙塵之後元帝繼統高宗嗣服  
皆棄故都安一隅然尚能奮既衰之勢禦方張之敵

名山藏

卷之六

臣林記

七

對

使劉曜石勒斂虛談而不入梓宮皇后因講和而求  
歸未有今日全盛天下數十萬眾也先乘勝直抵京  
師聽自去來者也蓋國勢之弱雖非陛下所遽能使  
之強然豈可不思自強之術臣無知曉敢陳所見臣  
以為宜講戰陣密守禦慎行人散降胡練兵撫民擇  
將材明賞罰而厚脩主德馬臣觀昨者之戰但知閉  
營堅壁托為持重而不能出奇盡力用收捷勝甚至  
前隊敗而後隊不救左哨出而右哨不隨宜倣宋吳  
玠吳玠兄弟三營陣法前一行刀盾蹲伏以俟其陣  
最低前二行矛戟大鎗立陣以俟其陣稍高後一行

騎兵方矢其陣最高使勢得相援力得相救又虜騎  
奔竄唐突制之必資刀斧昔郭子儀破安祿山胡騎  
八萬川千人執長刀如牆而進韓世忠破金虜拐子  
馬川五百人執長斧上砍人腦下砍馬足繇此言之  
刀斧之揮霍便捷優於大鎗之遲緩越趨也臣觀紫  
荊居庸等關名爲關塞實則坦途虜騎比來若風驅  
霧蓋兵士寡弱亭障缺敗踈隊漏非一日已增兵  
士繕亭障塞蹊隊畫地守之因其陸地則縱橫掘塹  
名曰地網因其水泉則遇坎停蓄名曰水櫃或多植  
榆柳以制奔突或多招土兵以助官軍此今日事也

名山藏 卷之八 臣林記 八

亦古人之已事也傳說曰事不師古匪說攸問故古  
可師也若夫奉使之臣往時充以譯人駟夫招擻起  
戎職此之故今後正使宜用文武賢臣介紹之選以  
令通敏之士昔漢文帝屈趙陀遣陸賈宋仁宗結契  
丹使富弼仲茂脩德鮮有敗事此亦古人事也何以  
謂降胡宜節也志有之匪我族類其心必異往歲降  
胡盡留京師授官職給全俸昨者或衝破關塞奔歸  
故土或乘伺釁隙寇掠京畿今宜遷徙厥衆遠居南  
土禁其種落毋自婚媾變其衣服從我襟裾爲兵則  
錯在我兵爲民則錯在我民被我政教從我風俗如

此則可以戒俸給如此則可以省漕輓蓋上皇之朝  
臣嘗言及智謀短淺不足動天今有效矣何以謂兵  
宜練也天下之民農輸粟女輸布以養兵也天下之  
兵受粟於倉受布於庫以練武衛國也向者兵士受  
粟布於公門納月餞於私室於是手不習攻伐擊刺  
之法足不習坐作進退之宜日不識旗幟之色耳不  
聞金鼓之節轉貨爲商執技爲工工商所得僅足補  
月錢之私費蓋民之膏血匠之氣力變爲金銀以惠  
奸宄一旦率以臨敵如驅羊拒狼幾何不敗今宜痛  
革月錢之弊作新操練之政將帥有踵舊習怠新政

名山藏 卷之九 臣林記 九

者小則降級大則誅夷何所不可若夫守令削民窟  
將帥削兵也今也常年之所黜落三歲朝觀之所彈  
糾者宜加之罰大臣舉官有犯贓者宜連之罪夫然  
倉粟者寡薦舉者慎貪寡舉慎則民安而邦本固雖  
有夷狄外侵不足爲患此之謂撫民若夫天生將材  
不專將門也販屠狗被裙捫虱可以王霸趙括奢  
子王離剪孫殞首繫頸無濟事也今國家用將有出  
將門之中者如石亨楊洪是有出將門之外者如于  
謙楊善是宜令公卿侍從各舉所知量能而使庶乎  
拔十得五聞一知二而邊材日充將帥得人此之謂

選將漢圖恢復所恃者諸葛亮宋圖恢復所恃者張浚此兩人者忠義素著功業久立然街亭一敗亮降丞相符離未捷浚解都督待取後効乃復前官此亦古人事也臣觀昨者于謙石亨等將兵禦虜迭為勝負互相殺傷雖不足罰亦不足賞也亨自伯爵陞侯謙自二品陞一品摧陷腥膻迎回轡轂不見其功但見其賞忠臣義士豈不怠哉今宜使但居舊職勿受新銜以作敵愾以勵廉耻夫既與而不忍奪者其若姑息也既進而不肯退者其臣患失也若無姑息之政臣無患失之心治平計日矣此之謂明賞罰若夫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一

對

臣進講誦善若頌避惡若諱是猶恐道路之有陷阱閉目不視恐魚肉之有餒腐擁鼻不噴其不至誤食而嘔冥行而躓也者幾希矣夫唯善惡兼觀則於君也既知禹湯文武所以興又知桀紂幽厲所以替趨避審矣其於臣也既知有蕭曹房杜之良又知有李林甫楊國忠之奸用舍當矣其於內臣也既知呂彊張承業之忠又知仇士良陳弘志之惡操柄定矣此在陛下設誠行耳今天下之大尚如金甌之未缺臣見國勢可張讐耻可雪兄弟之恩可全祖宗之治可復也書奏景帝嘉納之定之博學多聞凡有論事莫不切中英宗復辟以右庶子兼侍講改通政司右參議兼侍講如故成化二年入內閣參豫機務以工部侍郎兼翰林學士會久旱上言四事一言皇上天也中宮正后地也今久旱風霾二氣不和是天地之心未暢意者謂皇上遇中宮正后稍疏欲上自正后及妃嬪進見先後悉循其序故垂戒如此皇上宜體天地之心俾嗣續蕃昌宗社永固二言祖宗仁愛子孫至無窮也是以英宗皇帝出建庶人等配耦生聚蓋善繼善述之大者今邸王妃女已及笄矣宜命禮部為之婚配此為體祖宗之心亦和陰陽致雨澤之理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七

對

三言傳告商嗣王必法成且與告馬嗣王必

文武我太祖皇帝德業隆盛臣願皇上取其御製

四書及史臣所纂述寶訓與大學衍義貞觀政要相

四進講以比商周子孫取法成湯文武之意四言帝

工制治保邦異端佛老不與焉今天下太平日久民

生日衆物產不足供衣食而內奉朝廷外給邊境日

增月盛又復靡費於此其何以堪今先朝所賜寺觀

塔院即未能盡闢去之姑存其舊勿再增廓疏亦留

中居三年卒仕終禮部右侍郎兼學士贈禮部尚書

謚文安定之爲文伸紙運思揮毫對客正書旁竄畧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五

不移日彙不易幅徐而求之皆渟時演迤頓挫奔放

奇正並用變化而不窮嘗有贊宋人名氏者援筆就

案列其世次若譜系然乃定其爲某人子某人孫人

盡服其詳博爲人坦夷謙謹恭敬自下故事經筵日

講畢上辭退口語曰先生輩吃酒飯閣老講官並承

旨叩頭出定之請以例賜毋煩玉音目是君臣之間

殊無一辭相接詞林之臣咎定之異抑之過幾於容

悅定之諸第實之安之宜之皆嚴事定之如父賓之

湖廣叅議安之鄉貢士宜之泰州學正

劉珣字叔溫壽光人八歲能文書過目成誦有老人

相曰是兒面有文類丞字後必爲相初赴鄉試道經

臨淄值河溢僕馬俱溺珣水行半里餘神氣自若人

咸異之舉正統十三年進士改翰林庶吉士授編修

景泰七年陞修撰天順元年陞春坊右中允進講東

宮憲宗登極以宮僚舊臣陞太常寺少卿兼侍讀成

化三年以修英宗實錄成陞太常卿仍兼侍讀明年

陞兼侍讀學士八年丁內艱歸廬墓側鄉人號其里

曰仁孝服闋復任十年陞吏部左侍郎仍直經筵日

講讜言正論聞者悚敬大學士劉定之稱爲講官第

一明年兼翰林學士入內閣十三年陞戶部尚書兼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五

職如故十四年加太子少保兼文淵閣大學士十八

年修文華大訓成加太子太保進階光祿大夫柱國

珣丰姿秀偉望如神僊爲人剛直英邁秉心不疑其

在吏部不徇私情亦不爲苛細矯激之行及爲內閣

直前果斷無所顧忌林俊之論僧繼曉太監梁芳也

得珣於上前抹解李孜省左道亂政珣密疏言之願

與萬安同事時時對客罵安負國爲所銜一日太監

譚昌傳旨召與劉吉赴西角門出示上手封啓視則

人訐珣陰事者謂珣嗜酒貪財好色與太監恭認親

縱之奸宿樂婦納王越金謀爲復爵等語并及其二

子罪狀安祥驚曰此匿名文書也上胡不火而以付臣珣與安等同出入朝扉事屬曖昧何從而明即子或過失亦未之知也唯太監保持昌曰某保持劉公久矣向科道官劾汪直疏上已訐無劉名今聖意已定二先生若不為計明且無及安曰珣親已老俟其親終守制而歸何如曰不能待也曰則請令自陳休致厚加恩典以明儒臣遭際之榮君臣始終之義昌曰上意如此即可語劉詰且珣奏書求退顧不及養親上怒命昌再出問安安曰珣欲去久矣此疏蓋預撰者昨猝不及詳遂以書進昌還奏上意解特允之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五

珣又奏臣子銳為中書舍人方十歲飭禮部司務故多疾乞并令隨臣還鄉亦許之於是給驛米歲夫賜白金楮幣甚厚蓋安故銜珣而羣小亦見忌嫉或構為飛語或假托邏卒併優中之上前而珣去位矣弘治三年卒賜諡文和嘉靖二年言官疏珣素行孝友化乎鄉閭有旨立昭賢祠祀焉  
郎曰彭時劉定之並以謙謹居相位定之有文而劉珣侃然不阿矣

李秉 余子俊 秦紘  
李秉字執中曹州人少孤好學宣德中領鄉薦第一

正統元年進士授延平府推官擒治克豪為豪誣構下獄事白秉名遂著取都察院理刑且授御史都御史王文薦為經歷以備賢首領丁內艱服除改戶部主事景泰初以郎中陞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時虜累寇邊耕地荒蕪秉請白金三萬市牛山東河南給俵播種秋成大稔取償於民民以樂業邊餉亦足總兵楊能紀廣不任秉疏糾之能亦誣奏秉有旨取回別用科道官連章言秉劾楊能未辨曲直遽以抵牾之口改罷彈糾之臣適令風憲溺職邊圉廢官命勅誣秉視事如故秉盡心邊政纖悉畢具凡所條奏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五

詔書稱是下諸邊做行之秉益招徠流移興起學舍清理屯田給醫藥施棺槨劾青邊將選怯者上聽秉從便宜於是揀精銳黜老懦教以戰陣軍聲大振虜牧近邊下廷議勦殺之秉言邊牆外故虜牧放地非犯邊也若掩殺之倖功開慶不祥莫大焉虜酋我男婦求我與米朝議行秉每大口予一石小口予五斗虜欲盡求一石秉皆許之以示中國重人輕物之意二事人謂得體天順改元罷天下巡撫總督官致仕者二十餘人留用四人秉復得巡撫應天諸郡太平缺知府秉薦刑部員外郎歐陽熙瑞州府通判史宗

禮兩人可補御史李周六人分俸養親名列不謹乘  
疏六臣跡雖不謹心實為養因大倫責小過傷聖明  
孝治乞復其職科道官糾秉方命名還初秉在宣府  
巡按官府者御史張鵬秉有所責武臣以屬鵬訊鵬  
曰我豈屬吏耶執不與訊秉奏劾上鵬治鵬則治之  
曰非為李公奉詔書也其後鵬與楊瑄謫戍南丹時  
錦衣門達封識枯恭遣千戶押戍甚嚴行至南都瑄  
謂鵬曰李公都御史於此也令兄當日為李訊獄今  
來周旋矣言未訖傳呼至見瑄鵬哭不能起為之脫  
桎鵬瑄曰門錦衣遣千戶封押甚嚴脫且罪秉曰在  
名曰燕 卷之 四 林記 六 李

三年復以內閣薦起南京右僉都御史憲宗元年廷  
臣以邊關多事疏舉巡撫宣府兼理兵政進左副都  
御史居兩月都御史缺科道交薦復以命秉先是御  
史有彈擊必先告長院長院承望權貴意而後許彈  
擊秉一聽御史之所為會計吏與吏部黜罷貪廢無  
所避撓黜人倍舊上下稱快其秋復勅整飭大同以  
東備邊鎮守太監李良請并勅秉總督遼東遂以命  
之建州虜董山累犯遼東秉至會其入海州秉分調  
諸將居險要獨領指揮傅海李英入海東山約會鳳  
鳳山皆失期乘孤軍遇虜山西南虜據山阜我軍失  
名山戕 卷之 四 林記 七 李

顧其為人寬裕有容中懷無隱而一意守法至於過  
當侍讀彭華者大學士彭時從弟有所囑其羣從彥  
寅秉立黜之有中貴人欲用其鄉人爲美官秉旣不  
聽吏便外補秉念天下庶官所以厲民取財皆緣爲  
監生時久次雜冗至於貧乏及仕而貪婪則債爲之  
階乃倣古身言書判之科四無一有者給冠帶還家  
繇是爲內外構怨秉初爲尚書時左侍郎崔恭以次  
當得心頗不平而右侍郎尹旻嘗學於秉秉皆屈意  
下之有所商論多所聽從外人遂言吏部權盡歸兩  
侍郎矣秉自是不聽兩人兩人亦遂不誠於秉秉鄉  
名山藏 卷之 五 世林記 七

知有旨從用言若四品以上吏部具缺朕親擢焉御  
史劉璧合諸道御史吳遠馮徽等言陛下高處九重  
焉能盡臣下旨云上擢適見內閣欲擅權耳請一歸  
於吏部未幾秉又值計吏所黜罷如其爲都御史時  
科目人怏怏不敢自辯卑官冗吏累奏群擯呼號道  
塗成群數十旻爲上章請都察院覆考得留九十餘  
人旻又與恭時時外露秉短刑科給事中蕭彥莊險  
而附勢與大理寺卿王槃同郡有連槃亦幾秉去代  
其位謂彥莊李公有二子治郡縣無狀不自黜免乃  
糾他人彥莊遂私列其同官二人合疏劾秉職司考  
察若布政孫遇之老懦丘陵之曠合僉事李齡之衰  
疾而以親暱不在黜列薦舉大臣獨張鵬一人鵬亦  
秉私至於監生入仕初無考退之例乃俾勤勞半生  
不沾寸祿保舉奏章原有辨印之比乃俾徑入選調  
冒濫實多任情去官以片言爲喜怒恣意選除未一  
考輒遷徙且暗結年深御史附已專權上曰秉故出  
廷舉何至是下三法司會議崔恭尹旻輒對人語曰  
言官劾李公皆是吾二人者曾言之余公不聽何刑  
部尚書陸瑜等議秉任情銜直顛倒選法秉亦自伏  
辭旨之罪上以秉負任使革太子少保致仕罷遇陵

齡等官復命彥莊指乘暗結御史故是何人以實對  
彥莊不輒其實上怒乃以劉璧吳遠馮徽對俱下錦  
衣獄贖杖還職調壁等知縣停彥莊俸一月而陵訴  
彥莊嘗奉使過其治所前無禮際深用心仇章五上  
求與理遂同下獄廷鞫坐彥莊奏事不實降為驛丞  
陵得復官致仕遇福山人自有記陵蘭陽人知真定  
淮安二府以治行旌為人負氣豪邁長於治劇然頗  
見剛愎齡潮陽人嗜學好問在太學時為祭酒李時  
勉所重兩提調北直江西學政待士明公皆君子也  
方秉被劾時人教秉辯秉曰辯涉固位但語諸公毋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歷遭誦退角巾野服如長放然國家有事朝召夕至  
翰林侍講陳音等累章薦秉侃侃公忠忘身殉國竟  
留中年八十二卒贈太子少保諡襄敏彥莊之請丞  
也道遇盜與其眷屬皆見戮人謂天道之弗借  
余子俊字士英青神人父祥為戶部郎中歷官廉介  
篤于故舊嘗歸里過眉着人飲之酒祥歷行篋傷者  
三主人訝問曰古友之骨也客死而歸之子俊沉毅  
端重開敏有略以景泰二年進士授戶部主事遷員  
外郎有兩貴家訟田子俊往聽之其一乃以地名同  
其姓子俊曰審爾則張家灣盡張產邪張家灣者出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一帶營堡後累增至二十四所延蔓千二百里屯軍積糧扼虜入寇路又於營堡三十里外築墩臺瞭望虜或內闖卽舉煙示警用是邊境久寧天順以來虜知我東西諸邊據險難窺伺唯延慶一帶無險阻可馳突屢來犯邊遂知河套所在入屯其處自是虜鎮居內我反屯外遂至遣將聚兵以爲虜備比時芻糧銀鈔費且萬萬計今屯宿重兵猶未寧息臣愚謂莫若於沿邊墩臺空缺處築爲邊牆高山陡崖準其形勢或創或累或掘爲塹溝度如城高每二三里許連比爲敵臺崖砦不絕築短牆其中空橫一斜二若偃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余

月狀以避射偵敵詔如其言於是自清水營之紫城砦至寧夏之花馬池東西延袤二千餘里凡爲墩堡壕牆崖砦八百有奇其始築時怨謗紛如子俊執之不移竟以成功又移定邊安邊二營于近地以就險利新收省轉輸榆林故無衛正統中列戍調軍至成化初未具于俊請卮匭兵常勾及謫戍南土者之子孫以益之立武學開屯田教邊人樹藝種植法身時巡省軍中百器咸具自是歲熟入數萬石瓜果蔬菜等於內地沿邊數千戶屹成巨鎮保障陝西與寧夏甘肅並虜相顧嚙指去蓋是時馬文升以左副都御

史巡撫陝西而羅山徐廷璋以副都御史巡撫寧夏文升有名於時廷璋亦浚濠築營繕治亭障邊人謂關中三都御史云子俊又請大同遊兵備朔州山西遊兵備灰溝營官府遊兵有警調用要令虜不得入河套其法至今行之以功轉副都御史進右都御史移鎮陝西涇陽有舊堰不利灌溉每治輒輟于俊鑿山開導溉田千餘頃又鑿南山道直抵漢中以備餽餉秦免岷洮河三衛之戍南方者萬有奇易置南北更戍六千有奇以其所易置者分戍胡盧峽豫旺城設平虜鎮戍二千戶所領之岷番作亂克其四族斬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余

首四百級扯開賜勅獎勵名拜兵部尚書陞從一品祿加太子少保賜金瑪瑙帶文綺麒麟服巡撫遼東都御史陳鉞希汪直意請征建州女直夷下兵部議于俊言禦戎之道宜先守備建州邊衛祖宗羈縻而已不深治也今其酋伏當伽罪狀未著征之失祖宗初意必不得已遣重臣節制相機戰守可爾而汪直已先言上上命撫寧侯沐永總兵鉞提督軍務直爲監督得便宜生殺陞賞矣建州之謀起自陳鉞而王越亦幾與其役至是疑于俊阻之乃言本朝未有軍職節制文職者征討重務豈可無文臣總督意蓋自

瀉而子俊惡越開邊言命出聖斷不可復移復極論  
敏啓蒙失利之故宜寘重法上詰問兵部臣子俊奏  
曰臣獨爲之與他臣無與上亦罷貴州守臣言播州  
苗作賊請調兵會勦子俊謂變在四川請出貴州殆  
要功也因極論此時天時地利皆不可興兵狀乃已  
以母喪歸十九年服除召改戶部尚書明年虜寇大  
同宣府等處命兼副都御史總贊軍務糧儲子俊參  
酌古制造車八百餘輛餼糧得自賞器械得兼設有  
曰虎尾砲者置之車箱角柱之上隨向可移擊有曰  
將軍砲者置車箱中候虜衝突酌量擊之用鹿角小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語 余

以節財用重鹽法毋以羨餘賜權貴禁貴倖奪民田  
罷中官之川事於外者復命兼總大同宣府軍總兵  
而下一聽節制子俊以修築邊牆爲急乞以所舉於  
延綏者推而行之詔可然以上方責邊臣開實付科  
道子俊受成而已不能如曩時精辦矣遂有言子俊  
修邊糜費者上改子俊左都御史專鎮大同命工部  
侍郎杜謙偕科道官往勘而先是鎮守延綏太監韋  
敬者狠復自用與總兵岳嵩都御史呂雯屢爭敬會  
客坐雯於西坐嵩於下而自據上坐敬下人有邊剛  
黃讓者侵牟貪婪商賈不放入境雯嘗令人市布不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語 余

事上言馭世以大德不以小惠班爵以公義不以私恩以杜近戚希恩濫爵之漸因乞骸骨不許臨盡猶手削奏稿陳湖廣四川弭災禦盜之術再遣醫視疾弗瘳上聞計輟朝賜錫命有司給棺斂具贈特進光祿大夫太保謚肅敏子俊內重外斷勤於職事凡有文移皆手起稿或時對客猶沉吟不休與客譚時務反復曲折必欲實見諸行一生外宦皆在西北邊而於關中歲久功多在延綏尤著雅以修邊牆備虜為急忌者阻之竟不底績嘗語人曰人臣事君隨事盡力卽近小亦當為百年之計又曰大臣謀國遇大利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美

金

害宜身任慎勿養交市恩遠怨自全弟子竄舉進士授官子俊教之曰惟誠動物積久自能消偽又曰立身貴剛然亦不可使人畏不敢近世以為名言子寘以歷累錦衣衛同知忤劉瑾改南孫承勛承業皆舉進士承勛官翰林修撰承業雲南僉事秦絃字世纓單人景泰中進士官雲南御史有風裁劾中官降北黃驛丞御史練綱薦其賢起知雄縣禁中官捕獵被誣幾不免縣民數千擊登門鼓訟寬釋之調知府谷縣日與將官講兵料虜巡撫都御史徐廷璋薦陞葭州知州調秦州以艱歸民庶哭留成化

初擢鞏昌知府絃所至公廉有威吏民畏愛累遷都御史巡撫宣府成化十九年秋虜大入大同總兵許寧不能禦上命宣府總兵周玉將二千馳赴之勅絃與大監簡顯共防守叅將白全帥兵二千出駐柴溝堡絃乃亦出二千人躬擐甲胄與玉合擊虜盡奔遁復使都指揮成等按伏順聖川虜悉棄鞍仗走居數日虜復入興寧絃復使都指揮澄等分兵三部身與顯等率兵一千居中與虜戰數十合虜委所掠去追至常梁虜騎四百餘突至復力戰却之虜駐山北絃軍駐山南又明日虜復數突闖至暮悉奔去當是時虜人大同長驅順聖川大掠而北許寧既不能禦復以捷聞絃所斬獲雖不多京師聞其捷真欣然歸功絃與玉以副都御史撫陝西秦府旌尉橫苦民捕論不貸秦王怒入奏絃逮下詔獄命內臣尚亨籍絃家黃絹一疋故衣數事而已亨太息以聞上嗟嘆良久曰絃官不小貧至是乎立釋之賜鈔萬貫命巡撫河南會汪直以事至絃與抗禮直亦不敢有他而絃更密奏直多帶旗尉驛驛郡縣直選上問何省撫臣賢者直知絃有奏首稱絃上出疏示直直頓首伏地曰口不置上遂遷絃戶部侍郎而直以此益見信於上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美

金

初擢鞏昌知府絃所至公廉有威吏民畏愛累遷都御史巡撫宣府成化十九年秋虜大入大同總兵許寧不能禦上命宣府總兵周玉將二千馳赴之勅絃與大監簡顯共防守叅將白全帥兵二千出駐柴溝堡絃乃亦出二千人躬擐甲胄與玉合擊虜盡奔遁復使都指揮成等按伏順聖川虜悉棄鞍仗走居數日虜復入興寧絃復使都指揮澄等分兵三部身與顯等率兵一千居中與虜戰數十合虜委所掠去追至常梁虜騎四百餘突至復力戰却之虜駐山北絃軍駐山南又明日虜復數突闖至暮悉奔去當是時虜人大同長驅順聖川大掠而北許寧既不能禦復以捷聞絃所斬獲雖不多京師聞其捷真欣然歸功絃與玉以副都御史撫陝西秦府旌尉橫苦民捕論不貸秦王怒入奏絃逮下詔獄命內臣尚亨籍絃家黃絹一疋故衣數事而已亨太息以聞上嗟嘆良久曰絃官不小貧至是乎立釋之賜鈔萬貫命巡撫河南會汪直以事至絃與抗禮直亦不敢有他而絃更密奏直多帶旗尉驛驛郡縣直選上問何省撫臣賢者直知絃有奏首稱絃上出疏示直直頓首伏地曰口不置上遂遷絃戶部侍郎而直以此益見信於上